■名人故居

暮春的风，仍挟着丝丝的凉意，不过，吹在脸上是舒适的。我在上海街头寻找余庆坊52号，演员胡蝶曾住过的三层砖木结构小楼。

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载体，不仅能提供深远丰厚的历史回忆，也能给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。

寻访胡蝶故居

□孙荔

胡蝶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不少，通常人们所说的胡蝶故居，多指四川北路1906弄(余庆坊)52号的小楼。她在此居住有八年的光阴。在此期间，胡蝶成功出演了《秋扇怨》《电影女明星》《铁扇公主》等影片，并以最高票数当选了民国时期的“电影皇后”。

这幢上世纪30年代的小楼隐在一处旧式里弄的深处，保存完好，洋溢着浓浓的历史气息。在多伦路名人街的对面，十几栋石库门老式楼房组成的街坊，清一色黑漆大门，来到这里，感觉就像走进了民国。石库门的门楣上，有着岁月浮泛而起的光泽，那些雕花依稀可辨，斑驳而沧桑，残留着当年精致的风情。

胡蝶旧居现为一处民宅，门口两盆花昭示现在的主人很有情趣，粉饰一新的外墙，让人可以想象房子内部的精致。

胡蝶生于1908年的老上海，原名胡瑞华，电影生涯横跨中国默片时代和有声片时代。她一生饰演过多种角色。当年，出道不久的胡蝶与男演员林雪怀相恋，并于1927年3月举办订婚仪式，可后来胡蝶越来越红，而林雪怀日渐遁迹，还遇上了新欢。

二人分手后，一个叫潘有声的男人出现在胡蝶生活中，他在洋行做事，有事业心，为人持重，爱胡蝶可谓之深，他们于1935年底举行了婚礼。

抗战时期，他们逃亡到重庆，可到重庆不久，胡蝶就被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所控制，没能再拍电影，她每天都在百无聊赖地打发着岁月。

1945年，抗战胜利了，正在这时，命运转了一个弯，戴笠因飞机失事丧生。胡蝶便与爱人潘有声静静地离开上海到了香港。胡蝶晚年移居加拿大，1989年病逝于温哥华，遗言留下一句“胡蝶要飞走了，蝴蝶飞走了……”

在胡蝶故居路旁，粗大的法国梧桐树像位苍桑的老人，诉说着岁月的厚重。一些时尚的小店、餐厅，在树荫中若隐若现。旧时这条马路属于法租界，有个洋气的名字叫亨利路，这里的小别墅小公寓有着欧式情调，这份情调是老上海所独有。

黄昏，柔和的路灯散发着神秘的光芒，让人仿佛回到了民国时代的上海，那些个绝代风华的日子里，我们看到胡蝶穿着曼妙的旗袍，缓缓走在回家的路上……

■带你旅游

烟花三月下江南

□潘艳菊

又一个江南的三月，按捺不住春光的召唤，再次踏上江南的旅程，追寻一个陌上花开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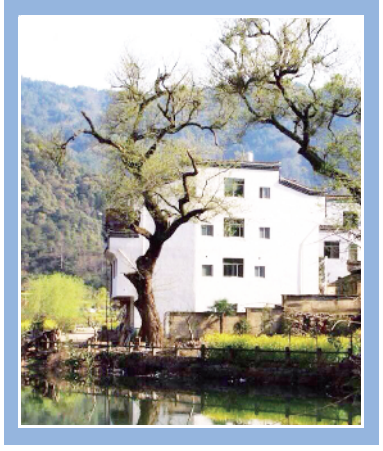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的发生地是位于浙东的小城临安。故事的主人公叫钱镠，临安人，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。从一个小小的盐贩，投身行伍，逐渐占据两浙十三州，先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、吴王、吴越王。这是一位中国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个皇帝。

小小临安城，遍布古吴越国遗迹。武肃里即钱镠墓，地处市中心，苍翠的松柏、凄迷的芳草，幽静中带着庄严，是浙江省唯一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墓。

穿过石牌坊，迎面一座钱王祠，供奉着钱镠的塑像。过了祠堂，就是钱镠墓了。墓坐北朝南，上有大型封土堆，坟上环植苍松翠柏。墓前不远的草地上有一株樱花，风过处，花瓣簌簌而下，真应了武肃王那有名的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。这生前的情意和身后的景致对应在一起，让人产生穿越历史的恍惚感。

一千多年前，据说，那一日，他在杭州料理完政事，走出宫门，见春色将暮，陌（道路）上已是桃红柳绿，姹紫嫣红。夫人回家省亲，离开不久，钱镠思念夫人，触景生情，写信给夫人说：“田野上的花开了，你别急着回家，慢慢地逛回来吧。”那时的中原，生灵涂炭，战乱离人。而那时的江南，却有一个男人，只因陌上花在开，所以，叮嘱了自己的妻子安心赏花，伊人可以缓缓归。从此这封信成为中国最美的情书。

遗迹尚有婆留井。志载：钱镠出生时有异象，其父欲弃井中，婆奋留之，故曰“婆留井”。历史自有其诡谲与从容，否则大概也没有后来吴越国的故事了。和着阳春三月的微风，四周金灿灿的油菜花摇曳多姿，蜂飞蝶舞。



一天下来，凭吊过历史的遗迹，免不得游目骋怀：钱镠，和他的吴越国，早就湮灭了，却留下个繁华的江南，一句美丽的诗。而一千多年过去了，江南三月依然花开陌上，写下这句诗的人，他的生处、死处，都长存在陌上花间了。

色彩西藏

□刘泳晔

到过西藏，色彩是让人无法忘怀的记忆。西藏的色彩是简洁的、强烈的。透明的蓝，圣洁的白，活力的红，神圣的黄，默默的青，饱满的绿……都会令人陶醉到眩晕。

很多时候，湛蓝这个词是滥用的，但西藏的天空是湛蓝色。这蓝比平时看的要更深、更匀、更静、更清,只有这样的蓝才该用“湛蓝”。蓝色，是西藏的底色。这样的蓝，是毫无瑕疵、纯净清透的蓝，有它作底色，云更白了，天更低了，人更渺小了，心胸更开阔了。走在西藏摄人心魄的蓝色天空下，人们通常会忘记自己，眼中的风景夺走了人们所有的心思，经它渲染的山水，无不闪烁着纯净明快的美。

在西藏，雪山是人们崇拜的神，很多的雪山都有美丽传奇的故事，白色是雪山的颜色，是最圣洁的色彩。藏族人自古就有崇尚白文化的传统，认为洁白、无瑕最能表达和象征人的真诚、纯净的心愿，所以哈达一般都是白色的。在山间、在佛堂、在千年的老树身上、在藏族人家的房前屋后，我们都能看到洁白的哈达。你会被这种神圣的白色所包围着，让你为这种纯净、真诚而感动。

红色在西藏是耀眼而神圣的，无论是僧人穿的绛红色的袈裟或是用圣柳垒成的布达拉宫红墙，还是藏族少女们以红色为主的藏袍，总让人感到有一种凝固的美，让人挥之不去。置身在雄伟、宁静、祥和的布达拉宫，我脚踏着红色的木地板，手扶着红色的层层扶梯，满眼是身着红色袈裟的僧人，还有不灭的酥油灯。你会被这红色包裹着，耳边萦绕着如红色一样浑厚悦耳的梵音。站在宫顶的平台，抬眼望去，看到的就是红色白色的墙和蓝色的天，而红色在这里是那么充满着活力，那是一种只有生命才会有的活力，她像火焰把生命的热情在雪域高原尽情的燃烧。

金黄色在西藏应该是指阳光和佛的色彩，她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。金色是一种敬意，也是一种寄托，更是一种光芒，这种光芒可以普照大地，可以普渡众生，她是神的色彩，也是人的色彩。

西藏的色彩，总会使人感到神圣，总能把人变得神圣……

责任编辑 博雅
版式设计 赵军
版式校对 李亚楠

本版邮箱：
zhoumolvyou@126.com